

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

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

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。謂中國當廢漢文。而用萬國新語。蓋季世學者。好尙奇觚。震懾于白人侈大之言。外務名譽。不暇問其中失所在。非獨萬國新語一端而已。其所執守。以象形字爲未開化人所用。合音字爲既開化人所用。且謂漢文紛雜。非有準則。不能視形而知其字。故當以萬國新語代之。余聞風律不同。視五土之宜。以分其剛柔。侈斂。是故吹萬不同。使其自己。前者唱喁。後者唱于。雖大巧莫能齊也。萬國新語者。本以歐洲爲準。取其最普通易曉者。糅合以成一種。于他洲未有所取也。大地富媿博厚矣。殊色異居。非白人獨有。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。獨在歐洲有交通之便而已。歐洲諸語。本自希臘羅甸。孳乳以成。波瀾不二。然改造者不直取希臘羅甸之言。而必以萬國新語爲幟者。正由古今異撰。弗可矯揉。以此相稽。則漢語之異於萬國新語。視萬國新語之異于希臘羅甸。其遠彌甚。在彼則以便俗爲功。在此則以戾匡從事。既遠人情。亦自相牴牾甚矣。若夫象形合音之別。優劣所在。未可質言。今者南至馬來。北抵蒙

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。彼其文化。豈有優於中國哉。合音之字。視而可識者。徒識其音。固不能知其義。其去象形。差不容以一黍。故俄人識字者。其比例猶視中國爲少。日本人既識假名。亦竝粗知漢字。漢字象形。日本人識之。不以爲奇。恆難了。是知國人能徧知文字以否。在強迫教育之有無。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。識字之難。未若辨別草木。草木形類而難。分文字形殊而易別。然諸農圃。識草木必數百種。尋常雜字。足以明民共財者。亦不逾數百字耳。治文學者。猶采藥之夫。治小學者。猶博物之彥。雖稍艱阻。不必夫人而能之也。古之小學。習書計與五甲六方。故人人知文字。計之粗者。乘除開方諸術。習之易矣。然今世士人。尙非盡人能解。豈漢算獨難治哉。士人知書而愚於計。商賈識計而短於書。由其用有緩急。故治之有先後也。至于庶業滋繁。飾僞萌生。人不知書。則常苦爲人所詐。夫農夫操耒。若無事於知書。乃至陶人搏土。梓匠營宮。婦功刺繡。錦官織繒。工藝精良。視農耕爲難習矣。然皆十口相傳。不在載籍。當其習此。以爲文字非所急圖。出而涉世。乃自悔其失學。書札契券。計簿之微。猶待他人爲之營治。欺詐不可以猝曉。隱曲不可以自藏。斯亦爽然自咎也。若豫覩知書之急。誰不督促子弟以就

學者重以強迫教育。何患漢字之難知乎。或言日本雖用漢字。凌雜無紀。支絀亦可觀矣。漢人守之。其不利亦將等于日本。此未辨清濁之原也。日本語言。故與漢語有別。強用其文以爲表識。稱名既異。其發聲又財及漢音之半。由是音讀訓讀所在紛紜。及空海作假名。至今承用。和漢三書。又相屬廁。夫語言文字。出于一本。獨日本則爲三本。欲無凌雜。其可得乎。漢人所用。顧獨有漢字耳。古今語雖少不同。名物猶無大變。至于儕偶相呼。今昔無爽。助詞發語之聲。世俗蒼儒。疑爲異古。余嘗窮究音變。明其非有差違。作釋詞半餘條。用爲佐證。今舉數例。孔之與好。同訓爲嘉。古音本以旁紐雙聲相轉。故釋器云肉倍好好倍肉者。好即借爲孔字。古者謂甚曰孔。今者謂甚曰好。好大好快。若古語則言孔大孔快矣。小爾雅肆訓極。說文肆訓極陳。大雅其風肆好。肆好者極好也。今遼東謂極備曰有得肆。蘇州謂極熱曰熱得肆。訓肆爲極。是與古同。肆殺同部。去入一聲。故夏小正獍子肇肆。傳謂肆借爲殺。宋人謂極好曰殺好。即古言肆好矣。今人謂極陳力曰殺力。即常言肆力矣。說文相從目聲。亦從里聲作裡。考工記里爲式。即已爲式。明古音里與目同。古人說過去事。語終言矣。今人說過去事。語終言哩。哩即矣之聲變。

也。商書以昵爲禰。釋獸以泥爲鬬。明古音泥與爾同。詞之必然。古語言爾。今語言昵。昵即爾之本音也。乃至楚人發語言羌。今湖北黃梅人。冠語多用羌字。音斂如姜。釋詁訓都爲於。今江南蘇州人。言於則用都字。音促如篤。此則通言別語。詞氣皆與古符。由此以雙聲疊韻。展轉鉤校。今之詞氣。蓋無一不與雅訓相會者。百代纍疑。渙爾冰釋。況諸名物取捨之詞。而有與故言相失者耶。特世人鮮通韻學。音聲小變。即無以知所從來。若循法言切韻之例。一字數音。區其正變。則雖謂周漢舊言。猶存今世可也。況其文字本出一塗。不以假名相襍。與日本之凌雜無紀者。阡陌有殊。憂其同病。所謂比擬失倫者哉。或疑方土不同。一道數府之間。音已互異。名物則南北大殊。既難齊二。其不便有莫甚者。同一禹域之民。而對語或須轉譯。曷若易之爲便。抑以萬國新語易漢語。視以漢語南北互輸。孰難孰易。今各省語雖小異。其根柢固大同。若爲便俗致用計者。習效官音。慮非難事。若爲審定言音計者。今之聲韻。或正或譌。南北皆有偏至。北方分紐。善符于神韻。而韻略有兩胡。廣東辯韻。眇合于法言。而紐復多殺混。南北相校。惟江漢處其中流。江陵武昌。韻紐皆正。然猶須旁采州國。以成夏聲。若風聲本在侵部。而江甯言風。

音猶作方林切。庚聲本在陽部。而蘇州言庚。音猶作古郎切。此合于周秦本音者。松之音所在皆切相容。而黃州廣州呼松者猶作祥容切。鳥之音所在皆切女了。而湖南江左呼鳥者猶作都了切。此合于隋唐切韻者。既以江漢閒爲正音。復取四方典則之聲。用相和會。則聲韻其無謬矣。故訓衰微。留者可寶。此在南北。亦皆互有短長。閩嶠之言。至詰詘也。然而稱一爲蜀。呼事爲載。讀火如燬。乃毛傳方言之故訓。中原板蕩。佚在東南。可謂邊方無典語耶。秦蜀荆楚之言。至通達也。然而冰出爲凌。見諸國風。官禮他方無舉此者。淮西猶謂雨而木冰爲油光凌。暴雨爲凍。徵之楚辭淮南。他方無舉此者。川陝間猶謂夏月暴雨爲偏凍雨。可謂中原無別語耶。若知斯類。北人不當以南紀之言爲磔格。南人不當以中州之語爲冤句。有能調均殊語。以爲一家。則名言其有則矣。若是者。誠不若苟習官音爲易。視彼萬國新語。則難易相距。猶不可以籌策計也。必欲盡廢漢文。而用萬國新語者。其謬則有二事。一若欲統一語言。故盡用其語者。歐洲諸族。因與原語無大差違。習之自爲徑易。其在漢土。排列先後之異。紐母繁簡之殊。韻部多寡之分。器物有無之別。兩相徑挺。此其犖犖大者。強爲轉變。欲其調達如筭。固不能矣。

乃夫丘里之言。徧冒衆有。人情互異。雖欲轉變無由。杜爾斯兌氏言。中國道字。他方任用何文。皆不能譯。夫不能譯者。非絕無擬議之詞也。要之封域大小。意趣淺深。必不能以密切。猥用彼語以相比況。將何以宣達職志。條擧性情。此蓋非一道字而已。其用於屈伸取捨者。某宣教師亦爲余言。漢語有獨秀者。如持者。通名也。高而舉之曰抗。俯而引之曰提。東而曳之曰拽。擁之在前曰抱。曳之自後曰拖。兩手合持曰奉。肩手任持曰擔。并力同舉曰臺。獨力引重曰扛。如是別名。則他國所無也。今自廢其分明者。而取他之混合者。言以足志。宜何取焉。及如械器有無。東西殊貫。食有竹箸。賭有圍棋。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。衣服有袍袷衫襦之異用。若此類者。殆以百數。夫稱帽爲冠。以盤爲案。正名者猶云不可。況或本無其器。而皮傳爲名乎。夫兩語相注。繁簡多寡之不相當。旣如是矣。且一字而引伸爲數義者。語必有根。轉用新語。彼此引伸之義。其條貫不皆相準。是則杜絕語根也。尋常稱謂之詞。復有志而晦者。今人尊敬之言。曰「台」曰「令」。台之語本于三能。三足鼈謂之能。魁下六星。兩兩相比似之。故曰三能。古音能與台同。故或書作三台。以比三公。而尊稱曰台者。自三能來。今若謂人爲鼈。未有不色然怒者。

稱之以台。則爲尊敬。此由古今語變。今時已無有呼鼈爲能者爾。令之語本于靈。靈者巫也。上古重神事。故靈引伸爲美。假借作令。尊稱曰令者。自靈子來。今若比人以巫。則侮慢語也。而稱令願爲尊敬。此由古今語異。今時已無有呼巫爲靈者爾。若其轉爲新語。汎以尊貴之語代台。以良善之語代令。則粗腴而失語抵。若質譯爲鼈爲巫。則不可以爲尊敬之詞。夫尋常譯述。得其大義可也。至於轉變語言。必使源流相當而後可。汎則失實。切則失情。將以何術轉變之也。且萬國新語者。學之難耶。必不能舍其土風而新是用。學之易耶。簡單之語。上不足以明學術。下不足以道情志。苟取交通。若今之通郵異國者。用異國文字可也。寧當自廢漢語哉。豈直漢語爾。印度歐洲諸語。猶合保存。蓋學之近質者。非繇密幽邃之詞。不足宣望。今之持無政府主義者。欲廢強權。豈欲廢學術耶。學之近文者。其美乃在節奏句度之間。不專以文辭爲準。若其紐母不同。韻部有異。名詞長短。往復皆殊。則在彼爲至美者。於此乃反爲俚劣。擺倫之詩。西方以爲悽愴妍麗矣。譯爲漢文。則率直不足觀采。其稍可者。必增損其文身句身。強以從我。此猶治璞玉者。施以刻雕。非其舊式然也。由是知漢土篇章之美者。譯爲歐文。轉爲萬國新

語其率直鮮味也亦然。本爲諧韻。轉之則無韻。本爲雙聲。轉之則異聲。本以數音成語。轉之則音節冗長。失其同律。是則杜絕文學歸于樸僊也。嘗見譜岳鄂王詞者。合以風琴聲。遂沈濁。彼其朱弦疏越。用之廟堂。施之宗教。宜以是爲上宮。而漢土詞曲。音取悲涼。惟笛能諧其聲氣。風琴曄緩。清濁異宜。故聞者幾於思臥。夫以樂器準音。絲竹猶勿能相代。況復言語有差。其不相值也明矣。若徒以交通爲務。舊所承用。一切芟夷。學術文辭之章章者。甚則棄捐。輕乃裁減。斯則其道大戩。非宜民之事也。二若謂象形不便。故但用其音者。文明野蠻。吾所不論。然言語文字者。所以爲別。聲繁則易別。而爲優。聲簡則難別。而爲劣。日本嘗欲用羅甸字母。以彼發音簡少。故羅甸足以相資。漢土則不然。縱分音紐。自梵土悉曇而外。紐之繁富。未有過于漢土者也。橫分音韻。梵韻復不若漢韻繁矣。視歐洲音。直繫諸耳。昔自漢末三國之間。始有反語。隋之切韻。以紐定聲。舍利神琪諸子。綜合其音。參取梵文字母聲勢之法。分列八音。至今承用者。爲字母三十六。而聲勢復在其外。以現有法言切韻也。今之韻部。著于唇舌者。慮不能如舊韻之分明。然大較猶得二十。計紐及韻。可得五十餘字。其視萬國新語。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

聲者。繁簡相去。至懸遠也。河淮江漢之間。侵之與眞。覃之與寒。韻部絕遠。而或轉相提。殺。廣東呼侵覃部字則合口。呼眞寒部字則開口。區以別矣。青之與眞。韻部相望。若比鄰。中原亦轉相迤入。廣東呼眞部字。則收鼻推氣言之。呼青部字。則橫口斂氣言之。然若呼兩爲以。讀居成箕。則不逮中原之正。凡此分別。歐洲之音不能具也。字母三十六者。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以成。漢梵發音。亦有小別。故不得悉用華嚴。乃如非敷奉娘四紐。梵音所無。錢大昕已明其義。蓋自孫炎韋昭徐仙民李軌劉昌宗諸家。各爲反語。揚摧可知。然重唇輕唇。至中唐始有分辨。舌頭舌上。亦遂析爲二音。此至今無替者也。漢音所以異者。在舌上知徹澄三紐。江左呼之。幾與照穿牀等。閩廣則或迤入喉牙。自此數省而外。分畫至嚴。呼中者不得同宗。言丑者不可作醜。讀字者不能似樹。蓋婦孺所知矣。若如歐洲之音。齒音照紐。尙不能質直出聲。至舌上知徹澄等。則無音可以模寫。余昔視梵文字母。有縹姪茶三音。謂與此土知徹澄等。及就問印度人。猶云作多佗陀。(讀入麻部)惟縹姪茶之音。亦得令其切出。歐洲則一切闕之。與白人語。北言直隸。南言鎮南關。直云鎮云。必訛變其音以就彼。是三紐者。蓋漢土卓特之音。日本人

亦弗能道是也。若夫正齒有照穿牀審禪五紐。齒頭則以精清從心邪相副。得其半音。禹域而外。孰能具此。且正齒齒頭。當日析爲十紐。若從簡易。即分等之術耳。同在一紐。而音有四等之殊。故夫見之與貫。谿之與坤。其鴻纖必有辨也。審紐祇隸正齒。而北音或遂入舌上。是舌上復增一紐。舌頭定母所隸同徒諸字。今呼者不純如定。乃在定透之間。亦如曉喻相磋。其閒復出匣母。故以此三十六者。按等區分。其音且將逾百。韵以四聲爲劑。亦有全餘音。二者并兼。則音母幾將二百。然皆堅完獨立。非如日本五十假名。刪之不過二十音也。寧有二十八字之體文。遂足以窮其變乎。夫聲音繁簡。彼是有殊。非直新語合音之法。不可單行。縱盡改吾語言。以就彼律。抑猶有詰詘者。是何也。常言雖可易。而郡國姓名諸語。必不可易。屈而就彼。音旣舛變。則是失其本名。何以成語。或言漢音雖繁。然譯述他國固有名詞。亦少音和而多類隔。要在得其大致而已。準是則以新語譯漢土舊名。小有盈胸。亦無翬焉。應之曰。以漢語譯述者。漢人也。名從主人。號從中國。他方人地。非吾所習狎者。雖音有舛侈何害。今以漢人自道鄉里。而聲氣差違。則不可以此相例亦明矣。蓋削趾以適屨者。工之愚也。戕杞柳以爲栢棬者。事之賊也。

頃者日本人創漢字統一會。欲令漢人諷誦漢文。一以日本尨奇之音爲主。今之欲用萬國新語者。亦何以異是耶。且漢字所以獨用象形。不用合音者。慮亦有故。原其名言符號。皆以一音成立。故音同義殊者衆。若用合音之字。將茫昧不足以爲別。況以地域廣袤。而令方土異音。合音爲文。逾千里則弗能相喻。故非獨佗方字母。不可用於域中。雖自取其紐韻之文。省減點畫。以相緝切。其道猶困而難施。自韻譜斯邈以來。文字皆獨標部首。據形系聯者。其勢固不得已也。由斯二義。盡用彼語。則吐辭述學。勢有不周。獨用彼音。則繁簡相差。聲有未盡。談者不深。惟其利病。而僥焉以除舊布新爲號。豈其智有未喻。亦驚名而不求實之過哉。雖然。輔漢文之深密。使易能易知者。則有術矣。一欲使速於疏寫。則人人當兼知章草。漢世制詔三王。其冊書猶真草兼具。豈況符契箋奏之書。日不暇給。則何取端書分隸。草書之作。導源先漢。故由隸體遷移。若夫裨諶草創。難知其審。而阮氏鐘鼎款識。謂周世自有草篆。則過崇鴈器。爲不根之談也。要之漢初文史。辭尙簡嚴。猶以草書綴屬。今之繁辭。則宜用草書審矣。大氏事有緩急。物有質文。文字宜分三品。題署碑板。則用小篆。雕刻冊籍。則用今隸。至于倉卒應急。取備事

情。則直作草書可也。然自張旭懷素以來。恣意鉤聯。形骸已甚。當依急就正書。字各分區。無使聯絲難斷。而任情損益。補短裁長。以求側媚者。一切遮禁。字形有定。則無由展轉紛歧。此非獨便于今隸。視歐文亦愈徑省。何者。本以一音爲一文。非以數音成一語也。二若欲易于察識。則當略知小篆。稍見本原。初識字時。宜教以五百罕部首。若又簡略。雖授「文字蒙求」可也。凡兒童初引筆爲書。今隸方整。當體則難。小篆詘曲。成書反易。且日月山水諸文。宛轉悉如其象。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。與形相失。當其知識初開。一見字形。乃如畫成其物。踊躍歡喜。等于熙游。其引導則易矣。象形之與合音。前者易知其義。難知其音。後者易知其音。難知其義。何者。今當初識字時。但知魚鳥二文。則凡從魚之字。不爲魚名。即爲魚事。從鳥之字。不爲鳥名。即爲鳥事。可以意揣度得之。縱于假借未明。本形本義。思則過半。嘗有人言。學者相聚。說感慨字。漢書皆作感槩。一科舉人惑之。曰。此謬語也。慨自心出。非自木出。何以字當從木。此雖昧于假借。然本義本形。自當作慨。科舉人所說。固于小學非甚戾也。然則略知部首。於所隸屬之字。雖未了知定義。而較略可以意窺。異乎合音之字。其大義無由懸揣。故象形與合音者。得失爲

相庚。特隸書省變之文。部首已多殺亂。故五百四十小篆。爲初教識字之門矣。若欲了解定音。反語既著。音自可知。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。以用爲反語之字。非有素定。尙不能知反語之定音。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。若專用見谿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爲反語。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。則餘音自可觀矣。然此可爲成人長者言之。以教兒童。猶苦繁冗。又況今音作韻。非有二百六部之多。其字自當并省。欲使兒童視而能了。又非以反語注記字旁。無由明瞭。而見谿諸文。形體茂密。復不便于旁注。於是有自矜通悟者。作爲一點一畫。縱橫回復以標識字音。先後作者。蓋四五輩矣。然皆不可施用。是何故。今人發語之音。上紐下韻。經緯相交。除去四等四聲。可以規圈識別。其本母必不損五六十字。而今之作者。既于韻學。茫無所了。又復自守鄉土。不徧方音。其所創造。少者財十餘字。多乃不踰三十。以此相切。聲之闕者方多。曾何足以龔用歟。又其惑者。乃謂本字可廢。惟以切音成文。斯則同音而殊訓者。又無以爲別也。重紕地繆。疑眩後生。卒以世所公非。不見采用。而定音遂無其術。余謂切音之用。祇在箋識字端。令本音盡然可曉。非廢本字而以切音代之。紐韻既繁。徒以點畫波磔粗細。

爲分。其形將匱。況其體勢折旋。略同今隸。易于羈入正文。誠亦有不適者。故嘗定紐文爲三十六。韻文爲二十二。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。以代舊譜。既有典則。異于鄉壁虛造所爲。庶幾足以行遠。其詳如左。

紐文三十六

喉音（亦曰深喉音）

丨 今隸作丨。唐韻古本切。即舊見母。

㇀ 今隸作口。唐韻口犯切。即舊溪母。

㇁ 今隸從小篆作及。唐韻巨立切。即舊羣母。

㇂ 今隸作义。唐韻魚廢切。即舊疑母。

牙音（亦曰淺喉音）

一 今隸作一。唐韻於悉切。即舊影母。

厂 今隸作厂。唐韻呼旱切。即舊曉母。

乚 今隸作乚。字亦作𠂔。唐韻烏轄切。即舊喻母。

𠂔 今隸作已。唐韵乎感切。即舊匣母。

舌頭音

𠂔 今隸作刀。唐韵都牢切。即舊端母。

𠂔 今隸作土。唐韵它魯切。即舊透母。

𠂔 今隸作大。唐韵徒蓋切。即舊定母。

𠂔 今隸作乃。唐韵奴亥切。即舊泥母。

舌上音

𠂔 今隸作乇。唐韵陟格切。即舊知母。

𠂔 今隸作屮。唐韵丑列切。即舊徹母。

𠂔 今隸作宁。唐韵直呂切。即舊澄母。

𠂔 今隸作女。唐韵尼呂切。即舊娘母。

正齒音

𠂔 今隸作勻。唐韵之若切。即舊照母。

𠂔 今隸作川。唐韵昌緣切。即舊穿母。
 士 今隸作土。唐韵鉏里切。即舊牀母。
 尸 今隸作尸。唐韵式脂切。即舊審母。
 十 今隸作十。唐韵是執切。即舊禪母。

齒頭音

𠂔 今隸作口。唐韵子結切。即舊精母。
 𠂔 今隸作七。唐韵親吉切。即舊清母。
 亼 今隸作亼。唐韵秦入切。即舊從母。
 亼 今隸作亼。經典相承以私爲之。唐韵息夷切。即舊心母。
 夕 今隸作夕。唐韵祥易切。即舊邪母。

重唇音

八 今隸作八。唐韵博拔切。即舊幫母。
 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匹及切。即舊滂母。

白 今隸作白。唐韻旁陌切。即舊竝母。
几 今隸作一。唐韻莫狄切。即舊明母。

輕唇音

匚 今隸作匚。經典相承以方爲之。唐韻府良切。即舊非母。
ㄣ 今隸作ㄣ。唐韻分勿切。即舊敷母。
ㄣ 今隸作ㄣ。唐韻房密切。即舊奉母。
ㄣ 今隸作未。唐韻無沸切。即舊微母。

半舌音

ㄣ 今隸作了。唐韻盧烏切。即舊來母。

半齒音

人 今隸作入。唐韻人汁切。即舊日母。

右紐文三十六。作一等規左下。作二等規左上。作三等規右上。作四等規右下。本在其等者不規。

韵文二十二

十八

工 今隸作工。唐韵古紅切。即舊東冬鍾韵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苦江切。即舊江韵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相承從俗作肱。唐韵古蒙切。即舊蒸登韵。
今 今隸作今。唐韵居音切。即舊侵韵。
甘 今隸作甘。唐韵古三切。即舊覃談凡韵。欲作鹽添咸銜嚴韵者。點其字下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居之切。即舊之韵。欲作哈韵者。點其字下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語求切。即舊幽尤韵。今音呼侯韵亦入此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於堯切。即舊宵肴豪韵。今音呼蕭韵亦入此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虎何切。即舊歌戈韵。
𠂔 今隸作𠂔。唐韵去魚切。即舊魚韵。今音呼虞韵亦入此。
𠂔 今隸從小篆作𠂔。唐韵荒烏切。即舊模韵。
王 今隸作王。唐韵雨方切。即舊陽唐韵。

𠂔

今隸作𠂔。唐韻古獎切。即舊耕清青韻。今音呼庚韻亦入此。

巾

今隸作巾。唐韻居銀切。即舊眞臻韻。

𠂔

今隸從小篆作云。唐韻王分切。即舊諄文殷魂痕韻。

回

今隸作回。唐韻戶恢切。即舊灰微韻。

回

今隸從小篆作環。唐韻戶關切。即舊元桓韻。

干

今隸作干。唐韻苦寒切。即舊寒刪山韻。

干

今隸作干。唐韻去虔切。即舊先韻。今音呼仙韻亦入此。

𠂔

今隸作𠂔。唐韻弋支切。即舊支韻。欲作佳皆韻者。點其字下。

𠂔

今隸作𠂔。唐韻古兮切。即舊脂齊韻。

𠂔

今隸作𠂔。唐韻五加切。即舊麻韻。

右韻文二十二。皆用平聲深喉淺喉之字爲之。作上規左上。作去規右上。作入規右下。

如是上紐下韻。相切成音。凡說文玉篇廣韻所箸反語。字作某紐某韻者。皆悉改從紐。

文韻文類爲音表（音表但記音聲略及本義。小字版本。不過一冊。）書僮竹筥。以此標識其旁。則定音自可得矣。然當其始入蒙學。即當以此五十八音。諦審教授。而又別其分等分聲之法。才及三旬。音已清遒。然後書五百四十部首。面作小篆。背爲今隸。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。計三四月。而文字部居。形義相貫。不愆于素。乃以恆用各字授之。亦悉以紐韻作切識其左右。計又得翌月。而僮子應識之字備矣。程功先後。無過期年。自是以降。乃以蒙學課本爲之講說。形體音訓。根柢既成。後雖廢學。習農圃陶韋之事。以之記姓名而書簿領。不患其盲。若猶有不識者。音表具在。足以按切而知。何慮其難憶耶。凡諸人事。苟僉于前者。其難在後。審察于始者。易乃在終。今教兒童習書。素無審音之術。蓋非不知其善。徒畏難耳。及其據字授音。旋得復失。有入學四五年。而才識百許字者。儉計一時之便。而廢數歲之功。無筭已甚。震矜泰西之士。乃以漢字難知。便欲率情改作。卒之其所尊用者。音聲則省削而不周。義訓則華離而難合。用其語也。此以一音成義。造次易周。詭效歐風。其時間將逾三倍。妨功虧計。所失滋多。若乃筭之筥。簫則以新語作一草書。視以漢語作一草書。一繁一省。按體可知。既廢時日。而又空積簡

書。滋爲重滯。其不適至易明矣。用其音也。吾所有者。彼所素無。吾所無者。亦或彼所適有。強以求諧。未有切音之用。蓋莊生有言曰。鳬脰雖短。續之則憂。鶴脰雖長。斷之則悲。故性長非所斷。性短非所續。無所去憂也。今以中國字母施之歐洲。則病其續短矣。乃以歐洲字母施之中國。則病其斷長矣。又況其他損害。復有如前所說者哉。世之君子。當以實事求是爲期。毋沾沾殉名是務。欲求行遠。用萬國新語以省象譯可也。至于漢字。更易旣無術。從而繕治。則教授疏寫。皆易爲功。蓋亦反其本矣。

